文昌雜錄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序 ◄

文昌雜錄
卷一

► 卷二

元豐壬戌五月朔，上御文德殿視朝，仗衛如式。既退，三省已下職事官各釐新務，蓋一時之榮遇也。

初三日，詔曰：「先王以道在天下，列而為事，陳而為法。人各有分然後安，官各有守然後治。三代以降，累世相仍，寖迷本原，遂亂名實。餘斯積，其流及今。朕閔古弗還，因時改造。是正百職，建復六聯。先後重輕，粗獲條次。大小貴賤，迭相維持。差擇羣材，分委成憲。佇觀來効，共致丕平。敢有弗欽，將底厥罪。新除省、臺、寺、監官詳定官制所已，著所掌職事。如被選之人，不循分守，敢有僭紊，其申論中外，違是令者，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，尚書已下聽長官糾劾以聞。」詔自內出，非學士之辭也。

尚書省官：左僕射王公珪，右僕射蔡公確，左丞蒲公宗孟，右丞王公安禮，吏部尚書李清臣，戶部尚書安燾。四曹闕：吏部左選侍郎蘇頌，右選侍郎何正臣，尋出知潭州，除李承之，戶部左曹侍郎陳安石，右曹侍郎李定，禮部侍郎謝景溫，兵部侍郎許將，刑部侍郎崔台符，工部侍郎熊本。郎中員外互置不備員。左司郎中吳雍，右司員外郎王震，吏部郎中曾肇，員外郎劉奉世，司封員外郎王祖道，司勳郎中穆珣，考功員外郎范峋、蔡京，戶部郎中劉琨，員外郎黃好謙、王陟臣、馬琉，度支員外郎陳珦，金部員外郎晁端彥，倉部郎中韓正彥，禮部郎中劉贄，員外郎王子韶，祠部郎中趙令鑠，主客郎中元英忝冒焉。膳部郎中魯有開，兵部員外郎潘良器，職方員外郎黃萃，駕部郎中王欽臣，庫部郎中林積，刑部郎中胡授、杜紘，都官員外郎韓宗良，比部員外郎宇文昌齡，司門員外郎王諤，工部郎中范子奇，員外郎高遵惠，屯田員外郎張叔，虞部員外郎李閎，水

部郎中李文卿。未逾月，而兵部、都官、屯田三員外相繼以病卒。於是杜常、許安世補兵部員外郎屯田闕。六月，勅吏部增員外郎一員，除文及甫。潞公之子也。

主客所掌諸番，東方有四：其一曰高麗，出於夫餘氏。殷道衰弱，箕子去之朝鮮，是其地也。在漢為樂浪郡。其二曰日本，倭奴國也。自以其國近日所出，故改之。其三曰渤海靺鞨，本高麗之別種。其四曰女貞，渤海之別種。西方有九：其一曰夏國，世有銀、夏、綏、宥、靜五州之地，慶歷中，冊命為夏國。其二曰董氈，居青唐城，與回鶻、夏國、于闐相接。其三曰于闐，西帶葱嶺，與婆羅門接。其四曰回鶻，本匈奴別裔，唐號回紇，居甘、沙、西州。其五曰龜茲，住居延城，回鶻之別種，其國主自稱師子王。其六曰天竺，舊名身毒，亦曰摩伽陀，又曰婆羅門。其七曰瓜沙門，漢燉煌故地。其八曰伊州，漢伊吾郡也。其九曰西州，本高昌國，漢車師前王之地。有高昌城，取其地勢高、人昌盛以為名。正觀中，按宋人避諱改貞為正。平其地為西州。南方十有五：其一曰交趾，本南越之地，唐交州總管也。其二曰渤泥，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。其三曰拂菻，一名大秦，在西海之北。其四曰住輦，在廣州之南，水行約四十萬里，方至廣州。其五曰真臘，在海中，本扶南之屬國也。其六曰大食，本波斯之別種，在波斯國之西。其人目深，舉體皆黑。其七曰占城，在真臘北。其八曰三佛齊，蓋南蠻之別種，與占城為鄰。其九曰闍婆，在大食之北。其十曰丹流眉，在真臘西。其十一曰陀羅離，南荒之國也。其十二曰大理，在海南，亦接川界。其十三曰層檀，東至海，西至胡盧沒國，南至霞勿檀國，北至利吉蠻國。其十四曰勿巡，舟船順風泛海二十晝夜至層檀。其十五曰俞盧和，地在海南。又有西南五蕃，曰羅、龍、方、張、石，凡五姓，本漢牂柯郡之地。又有荊湖路溪洞及邛部黎、雅等蠻傜。北方曰契丹，匈奴也。別隸樞密院，朝廷所以待遠人之禮甚厚，皆著例錄，付之有司。而諸蕃入貢，蓋亦無虛歲焉。

尚書新省兵部未畢。凡寓治四所：一曰舊三司，為僕丞都堂，而吏部戶部寓焉。二曰舊司農寺，戶部右曹寓焉。三曰舊尚書省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寓焉。四曰三司使廨舍，禮部寓焉。日給太官常膳湯茗薪炭有差。

五月十二日，左右僕射赴上於都堂。是日，郎中、員外班迎僕射。拜廳訖，各判祥瑞等三案，遂引學士兩省官賀於廳上。御史中丞、尚書已下百官班於廷中，東西相向，引僕射降階就褥位。直省官贊揖，朱衣吏引御史中丞出班，北向躬致辭賀，復位贊拜，百官皆拜，僕射答拜。班退，尚書省侍郎已上、兩省給、舍已上、御史中丞、學士皆御賜寓，百官就食幕次。

七月，勅職事官常膳，許變料供應，蓋異恩也。

禮部王員外脩說文畢，作進書表以示同舍。僕因言《前漢・藝文志》裨應作「稗」。官之說，亦自可用。有一士人遽云：「富丞相曾用此故事。」眾人問：「如何？」乃曰：「貪以敗官。」一坐皆笑。此與坊州取杜若無以異。

祠部休假，歲凡七十有六日，元日、寒食、冬至各七日，天慶節、上元節同，天聖節、夏至、先天節、中元節、下元節、降聖節、臘各三日，立春、人日、中和節、春分、社、清明、上巳、天祺節，立夏、端午、天貺節、初伏、中伏、立秋、七夕、末伏、社、秋分、授衣、重陽、立冬，各一日，上中下旬各一日，大忌十五，小忌四，而天慶、夏至、先天、中元、下元、降聖、臘皆前後一日。後殿視事，其日不坐。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七夕、秋分、授衣、立冬、大忌前一日，亦後殿坐，餘假皆不坐，百司休務焉。

大忌日，百官集於相國寺，先至齋院，左右巡使御史兩赤令夾街。宰相過，百官立班於庭中。宰相揖訖，方行香。既畢，御史臺知班，復傳呼立班，而朱衣吏乃曰：「相公傳語，請不立班。」遂退。百官見宰相故事皆廢，獨此僅存焉。

禮部侍郎謝公言：有一養珠法。以今所作假珠，擇光瑩圓潤者，取稍大蚌蛤，以清水浸之。伺其口開，急以珠投之，頻換清水，夜置月中。蚌蛤采月華，玩此經兩秋，即成真珠矣。

詳定禮文所言：「古者神民不雜，禮刑異制。故治禮之官常得以治禮，事神之官常得以事神。如左氏所謂：使名姓之後，率舊典者為之宗。自漢以來，治禮事神之官，不得其職，始雜以他官。故《後漢・志》：太尉掌郊祀亞獻，光祿掌三獻。大尉，秦漢用以掌兵，今為三公坐論道者也；光祿本掌宮殿門戶；皆非祠官之任。」勅今後南北郊，執政官為初獻，禮部尚書、侍郎為亞獻，太常少卿為終獻。諸祠祭，禮部尚書、侍郎、太常卿迭為初獻；太常少卿、禮部祠部郎中、員外郎為亞獻，太常博士為終獻。宗廟，親王、宗室、使相、節度使為初獻，宗室正任以上為亞獻、終獻。若南郊宗廟，即戶部、兵部隨所用牲，以尚書、侍郎薦徹腥熟。如常祀，即戶部、兵部郎中、員外郎薦徹。文宣王，以國子祭酒、司業、丞、博士為三獻。武成王，以祭酒、司業為初獻、亞獻、終獻。自如故事差官。中祠，即禮部祠部郎中、員外郎為初亞獻，太常博士為終獻。小祠即禮部祠部郎中、員外郎與太常博士、互差一獻。祭馬者四，皆以太、僕、卿、少。七祀，皆

以太廟令為獻官焉。

七月五日，迎氣西郊，六日，孟享太廟，皆當差工部郎中薦徹。而工部乃輪差水部郎中攝事。師授據《文獻通考》應作「受」。誓於尚書省，有司舉糺，方改差工部員外郎。不預誓成，直赴祠所，監祭使却之，彈劾以聞。

祠部歲比天下僧尼道士，凡二十四萬，然死者亦常萬人。按杜牧《杭州南亭記》：「文宗語宰相曰：『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，今加兵、佛，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。』」武宗會昌五年，出四御史按行天下，凡除寺四千六百，僧、尼并女冠二十六萬五百。蓋自有唐以來，數常如此，何其盛哉！

中書丞相蔡公太夫人康寧，門下侍郎章公尊親，以通議大夫致仕、戶部尚書安公具慶，重茵列鼎，可以言榮養矣。

凡三省官假日，唯接見賓客，不許出謁，新制也。

七月二十八日，以國史成，曲宴於垂拱殿。兩省給、舍以上，尚書省侍郎已上，學士、御史中丞、觀察使並赴。奏教坊樂，酒七行，皆供御杏仁，蓋非常例也。

禮部王員外言：今謂面油為玉龍膏。太宗皇帝始合此藥，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，因以名焉。又云：昔於孫四皓家得七寶簾數尺，皆以七寶縱橫編綴，工巧不可名言也。

右屯衛將軍孫守彬家富於財，置酒模於明德坊，常有四老人飲其上，俗有四皓之名。

禮部劉郎中莘老言：昔年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，問同人李演云：「堯舜如何？可以對天地否？」演對云：「似此疑惑事，切不可用。」聞者無不大噱。

余昔知安州，見時丙推官言；羅愷初及第，鄭獬在翰林，以詩賀之。愷以公狀為謝：「具位詩一篇：右伏蒙尊慈，特有寵惠。 感荷之至，但切下情。 」鄭云：「賴此詩不是公用。」都下莫不傳以為笑也。

八月壬子，文德殿宣制：授皇子彰武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進封延安郡王，昭容朱氏進位賢妃。三省及在京應職事官皆赴班集，寄祿官不與焉。

三佛齊、注輦國朝貢，見延和殿，引至柱外跪，撒金蓮花、真珠、龍腦於御坐前，謂之撒殿。初至闕，先具陳請，詔方許之。

新定儀制：宰相、兩省侍郎、尚書左右丞，皆朱衣吏兩人雙引。樞密院官，紫衣吏一人前導。御史中丞、知雜御史，亦朱衣吏兩人雙引。尚書、侍郎、學士、待制、兩省給、舍及太平大夫已上，並朱衣吏一人引。

膳部魯郎中言：昔知萬州、南山甚秀，去城三十里，遠望如婦人簪花之狀。州中謂之真女石。一本作「貞」。登山視之，即一石觜上有紫荊一枝。州中女子至七八十不嫁者。夫死，義不再行，蓋有真女之風焉。

禮部王員外言：昔在金陵，有一士子為魚鯁所苦，累日不能飲食。忽見賣白餳者，因買食之，頓覺無恙，然後知餳能治魚鯁也。後見孫真人書，已有此方矣。余知安州，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為余傳治魚鯁法：以倒流水半盞，先問其人使之應，吸其氣入水中，面東誦元、亨、利、貞七遍，吸氣入水，飲少許即差。亦嘗試之，甚驗。

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；刮去皮，以厚紙裹掛於風中，最良。又置焙籠中，下鋪茅數寸，以微火烘之，亦佳，作湯點如新者。乳香最難研，先置壁罅中日許，入鉢乃不粘。祠部趙郎中亦云：研乳香，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，尤易末爾。

考功蔡員外超授起居郎，其季卞方為右史，兄弟並直螭堦，士林竦美焉。

舊三司勾院井泉最苦。熙寧中，三司火，始引金水河注省中，去井差近。未逾年，遂為甘泉，名著都下，品第一。因知水脉流通者，無不甘冽云。

元微之詩云：「松門待制應全遠，藥樹監搜可得知。」蓋有唐宣政殿為正衙，殿廷東西有四松，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，舊圖至今猶存。

按開成元年正月，詔以入閤日，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堦松樹下，須宰臣奏事畢，齊至香桉前各言本司事。雖紫宸殿亦有松樹，為待對官立位，六殿門外有藥樹，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。唐制：百官入宮殿門必搜，監察所掌也。太和元年詔曰：「自魏晉以降，參用霸制，虛儀搜索，因習尚存。朕方推表大信，寘人心腹。況吾台宰，又何間焉？自今已

後坐朝，眾寮既退，宰臣復進奏事，其監搜宜停。」

戶部王員外言：元昆駕部郎中比自長安歸，攜藥樹數株至京師，其葉葱翠可愛。于今關右頗多，人罕識者。

漢制以侍中執虎子。禮部王員外因讀《西京雜記》云：漢朝以玉為虎子，以為便器，使侍中執之，行幸以從。又知虎子以玉為之也。

李廣獵于冥山之北，射虎，斷其髑髏以為枕，示服猛也。又鑄銅象形為溲器，示厭服之，故謂之虎子云。

禮部劉郎中《借東京記》云：相國寺前有公子亭，臨汴水。大中祥符七年，徙近西北，真景靈宮，即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也。天清寺繁臺，梁孝王常按歌吹臺。阮公詩云：「駕言發魏都，南向望吹臺。簫管有遺音，梁王安在哉？」後有繁氏居其側，里人呼為繁臺。芳林園，太宗在藩邸，特賜其地為園。或傳周世宗時已為園。大祖自陳橋入京，駐於此，范質等謁見焉。開寶寺上方院，即夷門山院，有唐令狐綯讀書堂。初令狐楚鎮宣武，綯隨侍，讀書於此。後復為節度使，圖像，今不復存也。

膳部魯郎中言：昔年陳州有女妖，自云孔大娘。每昏夜，於皷腔中與人語言，尤知未來事。時故相晏元獻公守陳，方製小辭一闋，修改未定，而孔大娘已能歌矣。又何怪也！

九月一日，法酒庫內酒坊詣內東門進新酒，遂以頒近臣有差。前數日，膳部、光祿寺皆嘗酒，舉舊例也。

詔吏部增員外郎一員，以豐稷充。而稷以昨任臺官，曾彈奏執政，乞辭新命。許之。刑部增二員，以韓晉卿為郎中，莫君陳為員外郎。以呂和卿為考功員外郎，補蔡京闕。未幾，胡援卒。

禮部王員外言：崔豹《古今注》：蛺蝶大者名鳳子。然辭人罕用。余讀唐韓偓詩有：「鵝見唼喋雌黃觜，鳳子輕盈膩粉腰。」正為蝶也。《西京雜記》：漢武帝過李夫人，以玉簪搔頭。自後宮中搔頭皆以玉，玉搔頭之名起於此。

余奉使北遼，至松子嶺。舊例，互置酒行三。時方窮臘，坐上有北京壓沙梨，冰凍不可

食。接伴使邪律筠取冷水浸，良久，冰皆外結。已而敲去，梨已融釋。自爾凡所攜柑橘之類，皆用此法，味即如故也。

余本部掌朝貢錄，見至道中大食國滿希密遣男進貢云：「彼國但出犀象。」詔問：「以何法可取？」對云：「象用象媒誘致，以繩漸羈縛之。犀則使人臥大樹、操弓矢，伺其至，射而殺之。其小者不須弓矢，亦可捕獲。」于闐國城之東，有白玉河，西有綠玉河，次西有烏玉河，其源同出崑崙山，在其國西千三百餘里。每歲至七八月水小之後，取玉於河，謂之撈玉。闍婆國方言謂真珠為沒爹蝦囉，謂牙為家凌，謂玳瑁為家囉，謂香為崑燉盧麻，謂犀為低密云。

今歲時人家作餳蜜油煎花果之類，蓋亦舊矣。《楚辭・招魂》云；「粔籹蜜餌，有餦餭些。」粔籹，以蜜和米麵煎熬。餦餭，餳也。中書趙舍人云：「《方言》：『餌，餈也。』」今餈是。

禮部王員外言：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：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，極大，花多而不實。適有一媒姥，見如此，笑謂家人曰：「來春與嫁了此杏。」冬深，忽攜酒一樽來，云是婚家撞門酒，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。已而奠酒辭祝再三，家人莫不笑之。至來春，此杏結子無數。江准亦多有嫁橘法，不知是何術也。

兵部杜員外言：今關中有白蒻，棫樸也，芃芃叢生，民家多採作薪。且言：煙與他木異。嘗取試之，其煙上直如線，高五七丈不絕。詩所謂「薪之槱之」，物雖微，可以升燎於上帝，亦蘋蘩蕰藻之謂邪！

禮部謝侍郎因誦杜甫詩「五夜漏聲催曉箭」，坐客言：午夜子夜之義如何？余因言：顏之推《家訓》：「或問：一夜何故五更？更何所訓？答曰：漢魏以來謂為甲夜、乙夜、丙夜、丁夜、戊夜，又云一鼓、二鼓、三鼓、四鼓、五鼓，亦云一更、二更、三更、四更、五更，皆以五為節。」《西都賦》亦云：「衛以嚴更之署。」所以爾者，假令正月建寅，斗柄夕則指寅，曉則指午矣。自寅至午，凡歷五辰。冬夏之月，雖復長短參差，辰間遼闊，盈不至六，縮不至四，進退常在五者之間。更，歷也，故曰五更。午夜子夜之義，蓋亦如此。

九月，以工部郎中范子奇充陝西轉運使，邊事畢，如故。以知湖州唐淑問為吏部員外郎。是月，曾肇以憂去官。禮部謝侍郎言：昨以諫議大夫知潭州。歲正月，家人迎紫姑神為

戲。是時官制未頒，陞改之客，莫有知者。家人戲問紫姑：「將來遷何官？」乃畫地作太中字，了不詳所以。明年，遂改太中大夫。唐義問家事，紫姑最靈。在京南問：「得何差遣？」寫京西轉運四字。已而果除京西轉運判官。何其異邪？

劉敬叔《異苑》曰：紫姑本人家妾，為大婦所妬，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。故世人作其形於厠以迎之。